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訓義擇言卷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龎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禮記訓義擇言　　禮類三禮記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録是書自檀弓至雜記於註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為之折衷與陳澔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為精核如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吕氏謂

祔祭即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謂祔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于新廟此廟實為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于廟門外註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曰廟門者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

適寢曰廟然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
宮非由祖廟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
異同又如玉藻云襲裘不入公門疏云裘上
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
據曲禮疏襲衣即所謂中衣永謂裼衣上即
謂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註曰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
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即爲錦衣之上服而

褟衣之上不復更有中衣可知雖孔疏所說
據玉藻有長中繼揜尺之文然繼揜尺之中
衣不襲褟衣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
服袀元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絝袜漢書萬石
君傳註中帬若今中衣釋名中衣言在小衣
之外小衣即褻衣也然則中衣但得襲褻衣
不得襲褟衣也孔疏顯誤亦以永說為確又
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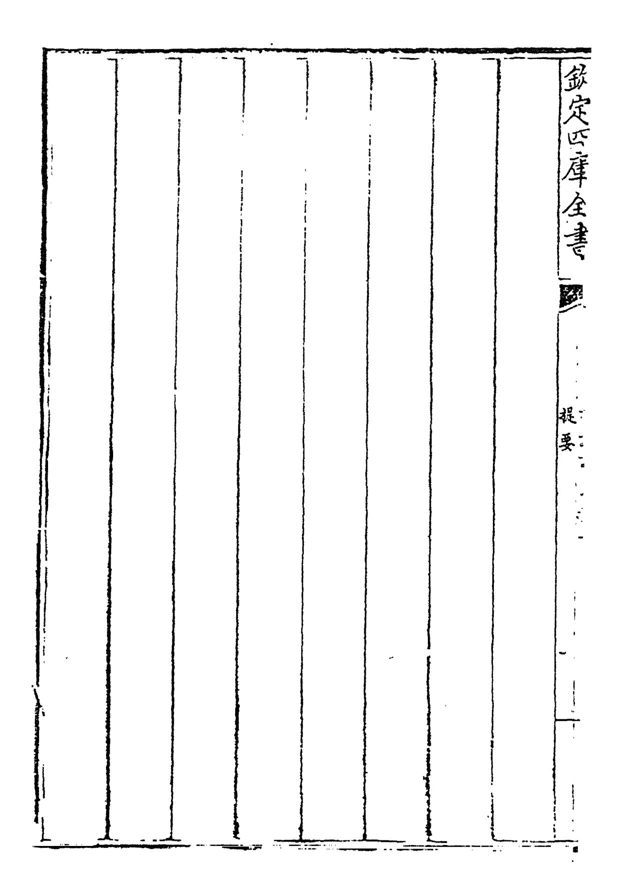
曰言今之喪既服顈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有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永謂玩註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顈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止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顈而值前喪一期再行也今考上節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疏曰謂

母死既塟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然則母未塟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塟然後補行明矣永於下節既字乃字之義疏觧明確即上下二節之義亦俱可貫通其他若辨程大昌袒為免冠及皇氏髽衰為露紒髽之誤尤為精鑿不磨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税喪已則否王肅謂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税永特宗其

說而於經文弟子字雖不敢如劉知蔡謨直以為衍文乃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則其說臆度終不如鄭註為得然全書持義多允非深於古義者不能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禮記訓義擇言引

禮記一書裁自小戴馬融附益之凡四十九篇雖精粗兼載純駁不一先王遺制聖賢格言往往賴之而存而讀者病其勦取殘編斷簡雜亂無次臨川吴氏別為刪定大學中庸不廁禮篇投壺奔喪列為禮之正經冠昏飲射燕聘六義別輯為傳以附經此外存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曰喪禮者十有一曰祭禮者四曰通論者十有二每篇中科分櫛別以類相從章之大旨標識于左

此自吳氏一家之書非可通行之於學校與鄉塾也類編之書便於考索不便於授讀論語孟子豈皆以類編記哉昔唐魏鄭公嘗進類禮二十篇太宗雖嘉之錄置秘府而命儒臣纂修正義必仍禮記原文古之簡策不可輕移動也雖明知其脫文錯簡誤文衍文猶仍之令吳氏之書多以臆割裂竄易失其本義且本文亦多刋落方謂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密不但為戴氏忠臣後學讀之甚疑焉高安朱文端公因其書

多裒聚諸家之說也遂撰禮記纂言而附已說於後以示折中焉永昔在休寧程太史恂處常以此書置案頭隨筆籤識僅得十五篇程爲詮次録一本今學徒往往傳録而全書未能卒業因年力已衰非復曩時之精鋭故也吁經義難明禮家尤號聚訟制度名物歷代先儒解詁或中或否猶多遺義未經搜索者何可勝數蒹稗瓦礫無非道也是以録而存之乾隆庚辰夏五月江永識

禮記訓義擇言卷一

婺源江永撰

曲禮上

很毋求勝分毋求多草廬吳氏引鄭氏曰求多為傷平也

按鄭注為傷平也總解毋求勝毋求多蓋與人鬩爭必求勝亦是傷平吳氏引舊注增求多二字專釋下一句非也

立如齊

按齊嚴敬貌如齊者正立自定不跛不倚儀禮所謂

疑立是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朱子云禮有常度不可為媚以求說於人辭達則止不貴於多

按當從朱子說不妄說人若孟子不與王驩言不辭

費若冠禮祝辭昏禮戒女及主賓之辭祝嘏之辭皆

不尚多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按踰節則招辱未確當云踰節則無度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按共由者爲道同得者爲德仁與義其大目也非禮

則仁義無節文而道德亦爲虛位此論其理如此未

論人之所以修身下文亦無分承之意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鄭注宦仕也疏引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六藝左傳趙盾

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吳氏云宦學猶言游學也有事師之禮然

後師友之情親

按注疏分仕學為二事陳氏集説從之未當當從吴文正之説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按班朝治軍涖官行法孔疏陳氏皆分為四事吴氏謂班朝治軍涖官三者各有其法似皆未安愚謂二句分三事涖官行法言當官而行法令也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

按樂記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與此句文勢

正相似宜作一句讀作字勿絶句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孔疏云三皇五帝時淳厚不尚往來之禮所貴在德德主施但施而不希其反三王之時施則望報以為常事故其禮主尚往來

按古初人心淳厚渾忘施報之名後王制禮則因人情之常施報務其相稱是以有交際往來之禮往不來來不往有施而無報皆非禮也孔疏得之但不當以三皇五帝三王時為限耳

百年曰期頤呂氏云人生以百年為期故曰期朱子云期當音居宜反論語期可已矣與朞字同

周帀之義也期謂百年已周頤謂養而已期如上句幼弱耄悼等字頤如上句學冠不刑等字

按當從朱子說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呂氏云老夫長老之稱已國稱名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者自居也朱文端公云於他國曰老夫不自有其貴也本國稱名并不自言老也

按二說當兼存之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鄭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朱子云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

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天子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耶

按此言為人子者父在時三命為大夫而父未得爵命不敢受尊物以踰於父也君雖賜之臣必固辭之如固辭不獲命亦受之而弗敢乘辭者禮之經也受而不用者禮之權也此經但論人子孝敬不敢踰父之初心言經而未及權是以第云不及車馬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按三賜不及車馬非實有孝敬之心者不能即此一事而孝行已著諸德亦皆備矣州閭鄉黨非親非友故以稱孝屬之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陳氏云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

按陳氏說簡而當

恒言不稱老

按孔疏引或說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恐感動其心此說得之陳氏云古人所以斑衣娱戲者欲安

父母之心也此說亦善

祭祀不為尸鄭注尸尊者之處為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按祭者子行安能必得無父者但非主祭者之子則可矣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鄭注死為報仇讐呂氏云許者許其託先儒謂許報仇雖父母沒亦不可患難相死兄弟之道也朋友以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戰國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君子謂之不義也

按不許友以死坊記所謂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也朋

友亦有患難相死之道非謂若聶政之為謂友有危難忘身救之或冒險脫友於阨如李篤之匿張儉或犯顏雪友之冤如左儒之爭杜伯固有激於義而為之者矣父母在恐危親故不許舊說以為報仇者固非呂氏曲避報仇之說謂許者許其託然經文曰不許友以死不曰不許友於死則此說亦非確訓

負劍辟咡詔之

按古人常帶劍於脅亦或帶之於背拔劍則俯身而

出之如荆軻傳秦王劒長不能拔左右呼曰王負劒

此負劒或即荆軻傳之負劒謂長者俯身與之語如

負劒之狀也如此則負劒與辟咡相對負劒俯其身

辟咡偏其口或亦可通

毋踖席鄭注升席必由下也孔疏云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也玉藻不由前為躐席與此别朱子云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既云當已位上即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已位上蓋以前為上後為下也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之坐故以西為下而自席下之中升而即席與此異也陳氏云踖猶躐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是登席當由前也

按注疏之誤朱子正之陳氏亦引玉藻乃謂登席當由前與朱子立於席後之説相反盖玉藻登席不由前為躐席為字本讀去聲為躐席者釋上所以不由前之故也陳氏以如字讀之謂不由前即為躐席是以登席當由前其説誤矣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鄭注為猶敷也固辭又讓先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

按主人復出迎客不言與客讓入客何為固辭且主

人道客亦宜也何必待客固辭而後入士相見禮主人出迎客一揖即入無讓入固辭之文竊疑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者主人道其意於客也其辭若曰某當先入為席敬逆吾子云爾客固辭者辭其請入為席也主人因客固辭而止遂肅客入實未嘗入為席也先儒以固辭為又讓先入者誤矣然則士相見何以無請入為席之禮曰彼是初見之客授贄即出堂上不坐故不為席此是飲食或講說之客故有

請入為席之儀節也下章主人跪正席正為先時實未甞入為席故又有此儀節也

拾級聚足鄭注拾當作涉聲之誤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呂氏讀拾其刼反云拾更也拾級左右足更上也

按拾級當從舊說呂氏謂左右足更上如此則不得聚足矣左右足更上者謂之歷階栗階有急事升降則為之喪禮畧威儀謂之散等平時賓主升階當不栗階散等呂說誤矣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按為長者糞之禮詳見弟子職埽前有灑埽固無塵以袂拘而退者敬也非真以袂障塵也加帚于箕上自是初往時弟子職執箕膺擖厥中有帚可證若埽時箕倚於戶側俟埽訖然後以箕收之非執箕以埽也此節當從舊說

奉席如橋衡鄭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㮰槔朱文端公云按陳注如橋之高

如衡之平較舊注直截

按陳注如橋之高如衡之平雖若直截實俗訓詁也

橋高出水上奉席豈能如之當從舊注㮮槹之說㮮

槹見莊子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鄭注上謂席端也布席無常坐在陽則尚左坐在陰則尚右疏曰此謂平常有席如此禮席不然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皆尚右西鄉北鄉之席皆尚左

按古人常坐在室中此文大約就室中之席言之南

北鄉以西方為上者統於奥也東西鄉以南方為上者統於户牖與堂也若堂上南鄉之席皆以東為上飲燕食射皆然惟神席尚右以西為上故昬禮醴賓徹几改筵明不以西為上也鄉飲鄉射賓若有遵者席於賓東此則以西為上蓋統於戶牖間之酒尊明不與賓同東上取義又異也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朱子云注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户猶嚮長者不敢背耳

按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是解屨後未上堂時事鄉長者而屨是既退下階時事不可以此句連上句也跪而遷屨是將納屨時稍移近前非申言舉而屏也此節只當從孔疏與朱子說更無别解

嫂叔不通問鄭注通問謂相稱謝也方氏云若問安問疾之類陳氏云無問遺之往來也朱文端公云謂不相親問答也

按諸說皆可通文端公說為優有當問者使人傳之可也

女子許嫁纓

按此纓俟昏禮之夕壻親脱之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羮居人之右膾炙

處外醯醤處内蔥渿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

右末

按以鄭注繹之食羮最近人膾炙醯醤在殽胾之外

内蔥渿處醯醤之左酒漿處羮之右則諸物當列為

四行第一行左食右羮而酒漿在羮之右第二行為

醯醬而葱渿在醯醬之左第三行左殽右胾第四行
為膾炙又醯醬一本作醯醬孔疏有二說若是二物
則醬在右醯在左如昬禮公食大夫禮之設今本作
醯醬則是以醯和醬共為一物疏又謂鄭注葱渿云
處醯醬之左則醯醬一物為勝脯脩之設注無明文
孔疏謂處酒左以燥為陽也按酒左是羮何得於此
置脯脩此則孔疏之誤當是設於酒漿之右耳
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按公食禮先設正饌訖賔祭正饌後設加饌賔又祭加饌其祭如所設之序而設饌唯有二次此記尋常賔客飲食之禮主人與之共食雖未知設饌幾次要必設訖而後祭非進一殽祭一殽也

共飯不澤手吴氏云飯扶晚切下摶飯放飯揚飯飯黍並同又云此節五飯字皆當作上聲讀飯謂食之也

按陸氏釋文云依字書食旁作卞扶萬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而一之愚謂此節五飯字

唯故飯飯黍二飯字音上聲若共飯摶飯揚飯三飯字當音扶萬切指所食之飯而吳氏皆讀上聲誤矣

毋咤食鄭注嬿薄之孔疏云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嬿主人之食也陳氏云謂當食而叱咤毋咤恐似於氣之怒也

按陳說非是當從注疏

毋固獲吳氏云固獲二字一意謂固必而取得之也

按當從吳氏說

飯黍毋以箸孔疏云飯黍毋用箸當用匕故少牢云廪人溉匕與敦注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

按此句鄭氏無明釋上文共飯不澤手注云禮飯以手孔疏云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然則飯黍毋以箸亦謂不以箸而以手也下文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注云梜猶箸也然則古人以箸食羹耳此疏引少牢謂當用匕與前禮飯以手相牴牾少牢之匕黍稷謂從爨匕出入敦非謂以匕食黍稷也弟子職云左執虛豆右執梜朼周旋而貳亦是以朼盛飯如今人之飯匙非以朼食飯也許慎說文釋箸為飯敧蓋後世

始以箸食飯耳　又按鄭氏通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羮三句總注云亦嫌欲疾也以此推之古人之箸即弟子職之梜札如今人之飯匙所以盛飯入食器飯黍以箸者是欲食之急於梜札中食飯也至漢初張良借箸陳事以箸代算始若今人之箸若紂之象箸當是以象飾梜札耳

毋嚃羮鄭注亦嫌欲疾也嚃為不嚼菜

按羮無菜者不用梜則亦有以口取食者矣當從鄭

注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鄭注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

按孔疏以尊所為陳尊之處廣引燕射鄉飲設尊處所謂此言拜受於尊所者當是燕禮而燕禮不云拜受於尊所鄉飲亦無此語疑是文不具又引何允云尊者主人也拜者在尊所對主人也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嚮尊謂主人尊也則尊字為尊畀之尊二說當以前說為是呂氏謂禮飲與侍飲異亦是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朱子云按禮君賜腥則孰而薦之以為榮若賜孰食則恐是餕餘故不以祭妻子雖畀於已然既没則以神道接之故亦不以祭也

按此經固當斷從朱子說而陳氏集說兼存祭食之說與註疏小異亦可玩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鄭注謂侍食於長者饌宜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為長者嫌

按貳鄭氏以為重殽膳固當從之愚疑尚有二說一謂貳益之也如易貳用缶酒正大祭三貳弟子職周

旋而貳之貳謂食物盡而主人復益之有長者在則已不辭其益一謂貳副也如左傳貳圉之貳長者之副也有長者在唯長者一人辭已雖次尊亦不辭貳猶不辭其下可知下文偶坐不辭謂二人同尊卑者也姑記所疑俟知者擇之

言不惰鄭注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

按謂不為戲慢之言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鄭注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

面席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呂氏云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胡氏云側不正也

按燕居之時無他賓客亦當不布他面席如有憂而賓客來慰問亦豈得不為賓設席平時坐席皆是單席有所尊敬乃重席不必有喪而後單席也鄭注誠未當然呂氏以側席為坐不安與側義亦不協而胡氏以側為不正豈可坐偏邪之席乎愚謂坐席皆隨席所鄉側席而坐者如席南鄉北鄉則坐者東鄉西鄉席東鄉西鄉則坐者南鄉北鄉以其有憂異於常

也專席之說則呂氏得之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為君王所賜可為已有故得有獻

按古者君有賜於臣亦謂之獻檀弓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是也假令齊封孔子尼谿田楚封孔子書社地齊王授孟子以室必有使者操書致之豈不可謂之獻乎

尊卑垂帨鄭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孔疏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為尊俱是士

則為畀朱子云此謂賓主雖或一尊一畀然皆當磬折垂帨也

按鄭云授受之儀尊畀一謂賓主不論尊畀皆以垂帨為度假令賓尊而主畀賓亦垂帨以敬主或主尊而賓畀主亦垂帨以敬賓孔疏以賓主尊畀相敵言之蓋因下文鄉與客並然後受註云禮敵者並授故為此解其實不相敵亦皆垂帨也唯臣與君授受或有時異晏子聘魯公受玉畀晏子授玉跪此又禮從宜也

鄉與客並然後受鄭注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

按賔主不敵則對授在堂上則尊者南面畀者北面若賔主甚殊則畀者奠之而不敢授覲禮侯氏奠圭昬禮壻奠鴈婦奠摯及童子委摯是也主人既拜受則賔授弓之後亦當有拜送而主人還辟辟拜之儀不言者文不具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孔疏云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曾子問云尸必以孫孫幼則使

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方氏云凡為尸者不必皆幼必曰抱以見禮所在不以幼而廢也王氏炎云特牲禮注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已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已孫為尸非也

按抱孫不抱子孔疏及方氏說可從若謂生時唯祖抱孫而父不抱子似非人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有不抱子者乎王氏本孔疏辨崔靈恩大夫用已孫為尸之非亦不然假令適子主祭其兄弟之子於所祭者為孫則適子亦可事之矣曾子問明言尸必以孫無孫然後取於同姓未嘗謂已孫不可為

尸也此經明言孫可以為王父尸未嘗謂必他人之孫也孫為已血屬祖之憑依當彌親切耳

尸必式乘必以几鄭注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慎也孔疏云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冪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

按乘必以几謂尸登車履几而上故鄭注云尊者慎也士昬禮婦乘車以几御者二人坐持之是其明證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尸登車宜亦用乘石而此言以几者蓋諸侯之尸也孔

疏謂几在式上按輿人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注云兵車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以方計之廣不及二寸式上安可置几況車行搖動能馮之以為安乎羔幂覆於式未聞覆於几也孔疏而下說者皆誤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臨川王氏云為人養廉也陳氏云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朱氏云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

按尊者曰賜敵者曰與王氏為人養廉之說甚善陳氏朱氏之說則因玉藻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而

誤彼所謂與者連及之辭非謂君子曰賜小人曰與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孔疏云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

按下文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熊氏謂此文誤當作下宗廟式齊牛此疏猶云式宗廟非也然君撫式亦不

止齊牛

急繕其怒

按呂氏讀繕如字陳氏集說從之舊讀為勁音義太

遠

交遊之讎不同國鄭注讎不吾辟則殺之

按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盧辯註不與聚鄉云曲禮曰朋友之讎不同國失厚矣彼註優於此註二戴所記亦以彼為優又周官調人云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與此文似合然曰主友與主並言之亦謂友

之有恩者非若泛常之交遊也

卜筮不相襲鄭注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凟龜筴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

按不相襲有三說一謂卜不吉不可復筮筮不吉不可復卜鄭注是也然占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而洪範亦有龜從筮逆之文則卜筮亦可相襲矣一謂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小事因著筮大事鄭氏註表記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用此

說然大卜云凡小事涖卜而國之大事又必先筮者何也一謂三筮及三卜不相襲三者初各專其心王肅之說也吴氏以為一卜之後須俟他日然後再卜三卜不可於一卜再卜之日而相因重複以卜筮亦然此用王說之意非但可施於卜筮日而已此文承卜筮不過三之下當以此說為優○大抵卜筮之禮經傳雜出各有乖違表記篇劉氏言之詳矣○吕氏用第一說謂常事不相襲大事則卜筮並用亦可通

婦人不立乘孔疏立倚也男子倚乘婦人質弱不倚乘而坐乘馬氏云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

按疏說未盡不立乘亦所以自屏遠恥安車輲輪老人所乘馬氏說誤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鄭注御當為迓君雖使賤人來召已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方氏云自御為之僕張子云御謂御車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

按詩百兩御之春秋傳跛者御跛者御之音迓者多矣當從鄭氏註方氏張子各為一說皆未安如君使賤人來召其人未必皆乘車若謂使者親御所召之

人則所召者必俟駕而後行乎君使賤人召大夫固有之使大夫召賤人恐無是事如有之必是賢者不可謂賤人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勿舊音沒鄭注入國不馳彗竹帚卹勿搔摩也

朱子云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鞭末韋帶耳

按當從鄭氏朱子說卹勿雙聲假借字也

曲禮下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

裼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孔疏云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

按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皆特達無束帛以藉其時使者襲而君受玉亦襲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有束帛藉之其時使者裼而君受玉亦裼此經所謂有藉無藉者本謂此而注疏併以垂繅屈繅言之且以此說為主朱子斷歸一說陳氏所引者是也

又按鄭氏註玉藻云袒而有衣曰裼註聘禮云凡袒裼者左此二語最明蓋袒而有衣曰裼對袒而無衣為肉袒也凡喪禮之袒射禮之袒祭禮迎牲割牲及養老禮割牲之袒皆肉袒也非肉袒則皆曰裼凡袒裼者左謂開出前衿袒出上服之左袖露其裼衣唯覲禮侯氏右肉袒請事註云刑宜施於右也後人不識古人袒袖之禮裼襲之義不明陳氏此註本孔疏獨删其左袒出裼衣謂之裼數句則所謂開而見出

其裼衣者從何處開出乎○又按裼衣外之衣疏家有兩説孔氏此疏謂裼衣外有襲衣襲衣外有常著之服至檀弓襲裘裼裘及喪大記襲裘加武疏則謂裼衣外即為上服前後自違異賈公彦聘禮疏亦謂裼衣外有上服當以此疏為正蓋不袒即謂之襲非別有襲衣其中衣則在裘之内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鄭注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應氏曰顧望者從容詳審有察言觀色意言不輕發非但謙孫而已

按當兼應氏說乃備夫子亦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瞽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

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按舊說謂不變其本國之故俗詳經文本指似不如

此盖謂禮當從宜君子居人國不求變異於俗凡祭

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今所居之故俗斟

酌其宜謹修其法而審慎以行之雖不違俗亦不苟

徇俗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陳氏云去本國雖已三世而舊君猶仕其族人於朝以承祖祀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其宗族兄弟猶存則必有宗子凡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去國三世朝無仕宦之列出入與舊君不相聞其時已久其義已絕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按有列則有詔猶存則反告無列則無詔事相因也

陳氏謂出入有詔於國為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最是舊說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又謂兄弟宗族猶存者為無列無詔皆非是○又按此經互文見義兄弟宗族猶存而反告於宗後於有列有詔者言之則無列無詔而兄弟宗族猶存者亦當反告可知矣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於無列無詔者言之則有列有詔而未與者不忍從新國之法可知矣古人行文多如此臨川吴氏割上章謹修

其法而審行之句竄入出入有詔於國之下移若兄弟宗族猶存二句竄入出入無詔於國之下則上章皆如其國之故句下辭義有不足矣

鞮屨鄭注無絇之扉也呂氏云革屨也周官有鞮屨氏革去毛而未為韋非吉屨也

按呂氏說是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孔疏云辱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

按後言同國始相見則前言大夫見國君士見大夫皆謂異國孔說是又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亦謂士始見大夫故士相見禮云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是也若尊畀相等則主人宜拜辱不必言矣

五官致貢曰享 陳氏祥道云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曲禮六大以皆謂之五官然五官致貢與五官之長所謂五官者諸侯而已蓋以其有所侯則曰侯以其有所主則曰官以物供上曰貢以儀致貢曰享周禮凡官府所供謂之獻邦國所供謂之貢則致貢曰享為諸侯

之事明矣吳氏云注疏諸侯因上六大五官之文釋此五官二字致誤唯陳氏之說得之蓋五官猶五侯也公侯伯子男五等之侯朝覲天子以貢其土物皆先執圭以朝乃以玉帛將其所貢之物謂之享

按當從陳氏吳氏說

大夫曰孺人朱文端公云謂屬於夫不專制也

按當從文端公說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呂氏云后以配天子夫人視三公其名與諸侯之妃同世婦視大夫其名與大夫之妻同九嬪視九卿位在世婦上妻即御妻視元士名與士之妻同妾則昏義所無蓋賤者視庶人吳氏云此以世婦先於嬪者夫人世婦皆以兩字為稱

嬪妻妾皆以一字為稱取其文之便

按吕氏吴氏説皆善大夫妻得稱世婦見喪大記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孔疏云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

按寡小君者臣下擯相之辭也臣稱其君於諸侯曰寡君故稱其夫人於諸侯曰寡小君聘禮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雜記夫人薨訃曰寡小君不禄是也論語言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為優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愚謂即有相饗之禮亦是擯

者贊辭夫人無自稱之理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呂氏云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故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

按舊說以君子為孔子呂氏以君子為天子諸侯疑呂氏得之蓋謂在上位者為君子者不可親為大惡也親為大惡雖天子猶言出諸侯且生名矣曲禮皆記禮事非論孔子作春秋故呂說為長

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顏氏云干猶箇也

按若干之說顔氏為優干箇一聲之轉若干猶云幾箇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陳氏云御謂御車也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

按當從御車之說長樂陳氏云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謁事也負薪力也上下之別也其說甚善少儀所記則記者異聞耳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陸氏云山澤之所出所以釋上數地

以對也先儒謂數地廣狹又以山澤所出而對非是

按陸氏說是凡對必有文辭故以山澤所出之物為對若云我國方若干里則直而拙矣

水曰清滌

按春官司尊彝云凡酒修酌修讀為滌鄭注云凡酒謂三酒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然則水曰清滌者謂其清而可以和酒也溉濯之說非是

大饗不問卜呂氏云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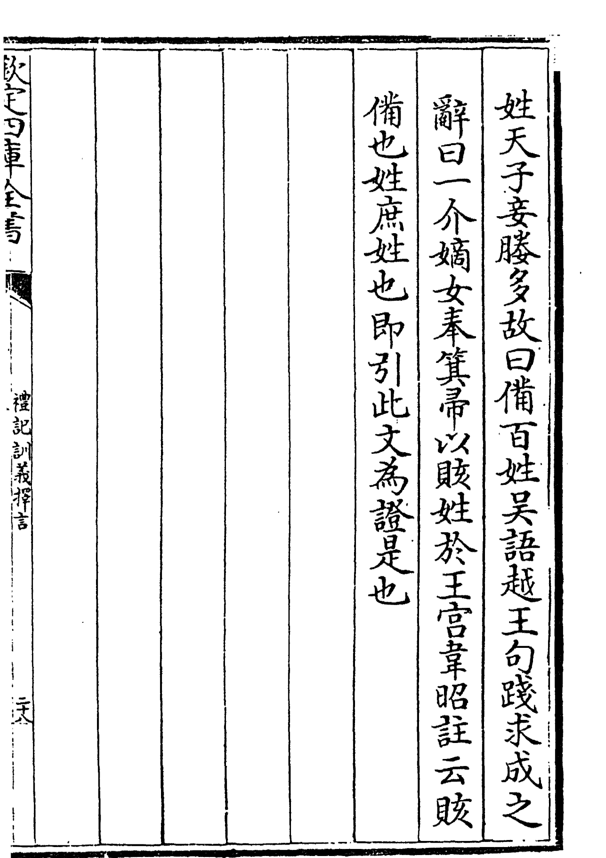
按當從呂氏說

大夫雁孔疏云取其候時而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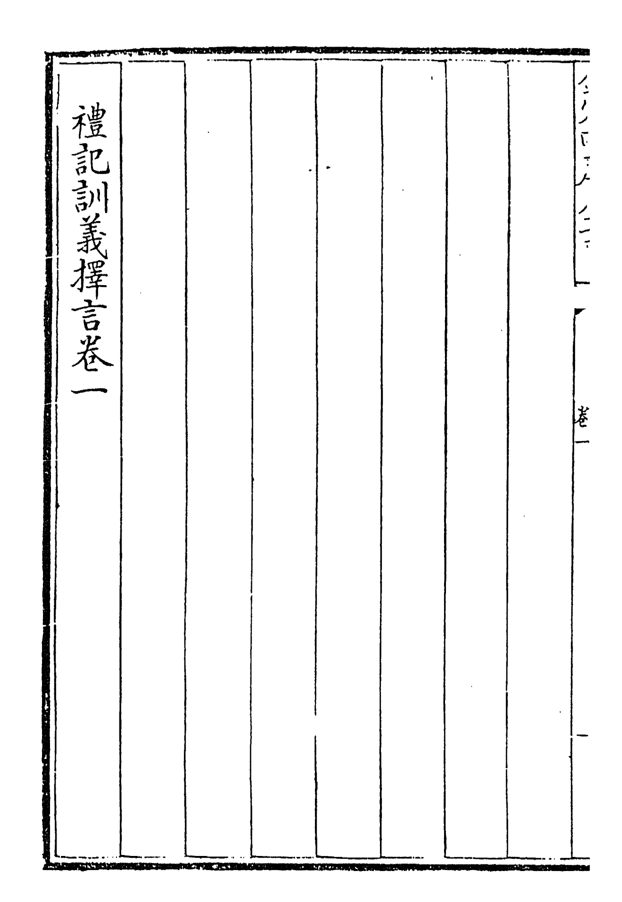
按一說候雁不可常得大夫用雁及士昏禮用雁盖舒雁也大夫用雁取其行有威儀士昏用雁摯不用死亦許其攝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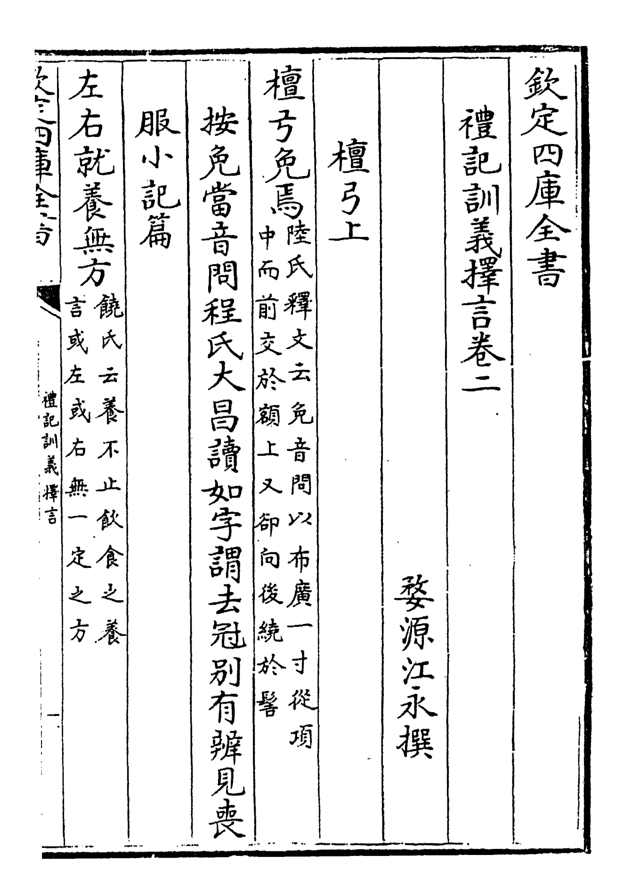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按此求女而主人許之之辭非致女之辭女子重別



姓天子妾媵多故曰備百姓吳語越王句踐求成之辭曰一介嫡女奉箕帚以晐姓於王宮韋昭註云晐備也姓庶姓也即引此文為證是也


禮記訓義擇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訓義擇言卷二

婺源江永撰

檀弓上

檀弓免焉 陸氏釋文云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

按免當音問程氏大昌讀如字謂去冠別有辨見喪服小記篇

左右就養無方 饒氏云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

按當從饒氏說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

按檀弓記事在戰國之初距季武子已遠此事蓋得之傳聞意武子作別宅其地先有杜氏之葬傳聞失實遂謂武子之居寢耳居寢之階下許人合葬情理所無者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謂孔子也孔子之父先娶施

氏無子而出後娶顔氏生孔子其後施氏卒孔子猶為之服出母之服葢閔其無子也所謂道隆則從而隆也舊説皆謂伯魚之母出伯魚猶為之服誤矣此因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一章遂傳誤期而猶哭夫子謂其甚乃是裁其過禮耳伯魚之母未嘗出也近世豐城甘紱始為辨明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吴氏云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為三一曰拜先跪而

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與凡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地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為凶拜故易首為顙以别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則曰拜而后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后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

按頓首稽首之别周禮疏謂頓首者頭叩地即舉稽

首者頭至地多時此為確詁荀子謂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此舉稽首包頓首未可因此一語遂謂頓首頭不至地也周禮註空首拜頭至首所謂拜手也吳氏謂空首手至地首不至地頓首手至地首不至手則頓首與舊說空首無異矣舊說以頭不至地為空吳氏以頭不至手為空此亦當從舊說但俯首空懸其九拜之振動乎稽顙頭觸地無容問喪篇有明文與稽首之拜從容引首至地遲留而後起者大異乃

謂稽顙即稽首以凶服無容之拜同於臣對君至恪之拜害理甚矣又空首之拜可該竒拜襃拜而九拜最輕者為肅拜則不可該約九拜為三終未確肅拜即今男子之長揖古者為婦人之拜及軍中介者之拜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按周封三王之後本欲使之行其舊俗兼存先代聖王之法夫子之先宋人固得用殷之禮自防叔去宋遷魯至夫子已在三世之外則亦可從新國之法是以夫子於殷禮周禮從違之事如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則謂殷已慤吾從周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則謂周已戚吾從殷論周禮之郁郁乎文則志在於從周論後進之文過其質則欲從乎先進少居魯則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則冠章甫之冠即他日以兩楹

間之夢告子貢亦從殷人殯於兩楹之間禮也凡此皆斟酌古今而行之從周者多而從殷者亦間有也合葬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夫子以夫婦生而同室死而同穴為合於人情故從之且謂衛人之離不若魯人之合者為善也若夫古人略於墓而詳於廟殷周皆然而殷人於墓且不墳不墳則無崩壞之虞無修墓之事此殷人崇質尚儉之俗亦欲順地道安靜不欲驚其體魄也夫子非不欲從古者不墳

之制然自度他日不免從事四方宜墳之易於識別是以從今日丘封之制崇四尺葢古禮也當封時亦既見其崇四尺矣先反而修虞事以餘功委之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墓之崩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董事之不謹新土方成驟雨淹漬門人即時修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子聞言驚怛泫然流涕而曰古不修墓葢古所以不修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不得已而墳以墳之故而崩以崩之故而修夫子

蓋自悼其不能從殷致有違禮之事因以是知古者墓而不墳古人自有深意存其間也先儒因疑孔子少孤章并疑及此章令反覆此章以合葬發端以吾聞古者墓而不墳吾聞古不修墓為起訖竊謂記者微旨在乎殷周從違之間故總合夫子一生從周從殷之志而備論之如此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若夫新墳之崩由於雨甚此非人事之咎不必為門人疑亦不必為夫子疑又謂夫子時年十七豈有門人歷聘

紀年夫子二十四歲而母卒非十七也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朱文端公云喪有盡而哀無窮雖親死已久而追慕之情終身弗忘於何見之於忌日不樂見之也一朝之患句不重葢古有此語連引及之註以患爲滅性未是

按文端公說最當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葢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陳氏云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者乎朱文端公云禮

經之謬無過於此亟當刪之

按此章為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邃人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為句而葢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為倒句有禆於禮經者不淺葢古人埋棺於坎為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為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此類也

五父衢墓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葢謂夫子再三審愼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其郰曼父之母而知之葢唯郰曼父之母能道其葬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於防葢殯也句當在問於郰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

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為句遂為後世大疑耳　又按襄十一年傳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讀者或疑五父衢為城中四達之道其上不得有墓將柰何曰五父衢不在魯城中故杜註云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不云魯城內也定八年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

說甲如公宮取寳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由此觀之虎城内戰不勝而後出舍五父之衢可知五父衢必在城外也衢在城外道旁有墓固無可疑也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為殯與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顔氏少不親見其實土之淺深是以遂謂為已葬也郰曼父者意其為郰人也殯郰大夫而郰人親其役

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昬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大事謂喪事也陳氏云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吴氏云夏以金德王而尚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周以木德王而尚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夏周之道先親親故以我所生而相者為所尚殷以水德王而尚金之色金者水之所從生殷道先尊尊故以我所從生而休者為所尚大事當從鄭注以為喪事者是

按三代所尚之色陳氏說為長鄭注未確吴氏說則

鑿矣大事從鄭說爲長長樂陳氏引祭義以祭爲大事方氏謂喪戎祀爲大事雖可通然非此章所指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

按敗績謂車覆左傳子產曰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非謂師皆敗也

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吳氏云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辭如後世祭文之類鄭注每解誄爲謚非也

按吳氏說是哀公誄孔子未嘗有謚方氏謂有誄則有謚非也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按朱子嘗云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舊習常有是事而未能正耳而吳氏謂禮制寢簀未聞有差等亦有理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

按鄭注以髽為露紒恐未確髽蓋類於免以下童毋

從從毋扈扈者推之從從謂前太高扈扈謂邊太廣

令人以布廣充幅方裁而斜疊之自額結於項前有

尖角又或揢去尖角俗謂之包頭豈古髽之遺象與

髽有麻有布斬衰麻髽齊衰布髽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

毋扈扈爾 孔疏云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毋得從從太高扈扈太廣

按註疏於高廣未詳言其制愚意高謂前當囟者廣

謂所疊之邊期之髽毋太高太廣則斬衰之髽宜高

廣又按婦人髽猶男子免免之制宜亦有高有廣舊說謂以布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却繞髻者恐其太狹非古制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鄭注十日成聲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孔疏云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吳氏云不成聲謂不終曲也

按此章與朝祥莫歌章踰月則善之云似相妨如註

疏說方可通陳氏集說及吴氏說皆不載註疏用逺
日之說失之矣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按此章多異論長樂陳氏謂君子之所不弔者不止
此臨川王氏謂畏而死者雖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
傷之張子謂三者可傷尤甚但致哀死者不弔生者
慈湖楊氏謂非不弔也不忍為弔辭應氏謂情之厚
者豈容不弔但其辭未易致耳朱文端公辨之曰按

孔氏云非理横死謂非理而横死於畏厭溺非謂畏厭溺者皆非理横死方氏云三者之死皆非正命謂非正命皆不弔非謂三者之死盡非正命也非正命者不弔正命者可不弔乎又弔與哭異經言弔不言哭明非九族五服之親也經文本無可疑先儒紛紛詆議又或曲為之説俱不通之論此説善矣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按樂非必鐘鼓弦歌也樂者人情之歡樂也人情安

樂於所生如離故土即不樂矣禮不忘本重古初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按曾子易簀當在適室喪事由近即遠安有遷尸而浴於他室者此必有誤字疑是奧室之譌禮器臧文仲燔柴於奧爨可譌為奧則奧亦可譌為爨士喪禮始死設牀當牖本不當奧蓋門人欲尊其師謂室中以奧為尊故設牀於奧以浴記此譏其變禮室當為衍字又或本作室奧因奧譌爨故遂改作爨室耳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業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它事恐其忘哀故廢業朱文端公云謂士人所習之業如講道論德射御書數之類廢業謂未葬以前既葬則期以下飲酒食肉豈復廢業

按文端公從疏說推廣之疑此說得之先儒陳氏游氏皆以廢業為不習樂而朱子則謂業為簨虡上版廢業者不敢作樂也恐非定說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吳氏云子思申祥哭無服之親猶且為位況小

功有服之親而不可爲位乎爲娣無服而其妻爲婦似婦則有服爲妻之兄弟無服而其妻爲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申祥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於前而已無服者隨服於後也

按此以二子哭無服得禮之事明小功不爲位之非禮吴氏說得之無譏申祥之意而馬氏謂申祥哭言思非禮引下篇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以明婦人不得倡踊愚謂妻之昆弟固當以子爲主或申祥是時未有子又或幼不能爲主則其妻當倡踊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鄭注今冠横縫以其辟積多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孔疏云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攝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攝而并横縫之周吉冠文故多積攝而横縫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皆從縫長樂陳氏云一幅之材順經為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為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為縮縫順緯為横縫長樂黄氏云斯葢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周公古禮喪冠直縫吉冠横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横縫失禮無别故歎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冠反同吉冠為非古正文患喪冠無别注義患喪冠與吉冠異制誤辨其旨

按古者喪冠廣二寸見儀禮喪服篇賈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帽盡舉頭而蒙之也聶崇義三禮圖喪冠廣三寸已非古制矣秦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改冠六寸於是冠梁始濶至漢又增為七寸故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為覆杯前高廣後卑鋭此以委貌同皮弁如後世之帽於是古冠制盡失唯喪冠略存制耳縮縫狹辟辟積必少横縫長辟積必多而陳氏乃謂順經為辟積則

少順緯為辟積則多是但以布論而不以冠梁之廣狹長短論誤矣又冠之辟積與裳異裳用辟積處其要中使狹冠之辟積所以為飾即古冠直縫三辟積質中已有文而文端公謂頂窄於武故於其上為辟積使上狹下寬亦非古人用辟積之意古冠以一條布作穹形雖縱橫皆不為辟積亦未嘗不可非謂必作辟積然後上狹下寬也其云考古冠制以布一幅為冠上連頂下屬武此非古冠制繪禮圖者誤以後

世之帽當古冠耳又攷文端公家禮圖附論云斬衰冠補厚紙為冠梁廣三寸長足以跨頂用稍細麻布裹之就摺其布為細㡇之三條直過梁上其㡇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盡處兩頭俱捲屈向外以及武是謂外畢此猶得古人喪冠之制此經附註非公定說也此經當從註疏說而黄氏謂今喪冠亦横縫如此則當言喪冠同吉非古何以云反吉乎反同於吉非反字之義且喪冠縮縫尚有左右之異斬衰右

縫大功以下左縫使易為横縫則無左右矣恐當時改制未至無别若斯也吉冠横縫使異於喪冠自是周人隨時改制得宜處記者恐人見末而忘本謂今人但知吉冠之與喪冠相反不知古時吉凶皆同為縮縫耳其曰喪冠之反吉自是屬辭之體如是葢用倒句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逺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疏云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則稅之清江劉氏云

小功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袒免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降而無服矣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按曾子之說於禮厚矣劉氏所以折衷之者亦善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疏云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吳氏云以冉氏之物而假作孔子之名以與人是虛偽不實朱文端公云不誠謂束帛乘馬非本意所欲所謂儀不及物也

按當從文端公說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凡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吳氏云凡弟之喪周之禮哭諸寢而此云哭諸廟師之喪周之禮哭諸廟門外而此云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孔疏皆指為殷禮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之所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國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謂稍遠於寢門外空閒之地無室屋處非郊野之野

按吳氏說優於孔疏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鄭注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麄廣狹不應法制孔疏云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

按寧無衰記者甚言之非真謂衰可無也不當物註疏說是長樂黄氏謂物者心貌哀戚之實非也

齊衰不以邊坐鄭注邊偏倚也張子云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按當從註說專席而坐謂不與人共坐非不以邊坐之謂也

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疏云既為出涕當有厚施惠豈得虛然客行更無他物可易此馬故將驂馬行之副此涕淚吴氏云從者以外物副以内誠之謂有哀涕而無賻物是涕之無從也陳氏云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也

按無從之說孔疏吴氏得之聖人豈有無自而出之涕必藉物以明其誠乎陳氏說非是

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鄭注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

按如慕如疑鄭注最得其情狀又問喪篇鄭注云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此說亦善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張子云叉手以右手在上也

按從張子說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揺於門吴氏云此文所載事辭皆妄

按杖有拄時亦有曳時負手曳杖而消揺固非有意為之亦不可謂變其常度有損於動容周旋中禮也夫子他時有感而作歌如龜山猗蘭者多矣此感於夢而作歌情理有之非自悲其死也聖人固知命安死而死者人之終自是大事必謂以晝夜視死生泊然不一動念則亦老莊之見耳夫子固不自聖然嘗言天生德於予又云文不在兹乎其自知自任不淺

矣於將終而自比泰山梁木稱哲人何足病乎聖人固清明如神然於死生非別有前知之術其能前知者正因有所感耳必謂不待占夢而後知將謂聖人亦同二氏之知死乎吳氏之疑過矣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孔疏云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為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禮者夫子德備三代文物故也朱文端公云葬聖人而兼用三代之禮無乃已僭聖門賢弟子必不出此

按三代之禮皆聖王所制周封二王之後固欲兼存

之如士喪禮尚有夏祝商祝之名以其習於夏殷之禮故名之當時未必有禁令不許用夏殷也夫子嘗學二代之禮歎文獻之無徵考其生平亦有從殷禮者矣所謂僭者下僭上也為大夫而用大夫之禮則非僭也以三代之禮葬孔子當時曾子子貢子游子夏之徒必熟議而後行豈以僭事聖師哉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鄭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山陰陸氏云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千羣者不在七十子

之列者也張子云羣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於孔子也吳氏云鄭陸二說不同然皆當斷羣字為一句疑未妥竊意記者先記孔子弟子為師之特禮又記凡為師與朋友弔服加麻之常禮於後以表出不釋經者之為特而非常也張子說優

按鄭說為優喪服記朋友麻註亦引此文謂朋友相為服緦之經帶其服為弔服疑衰素裳但此經不當以羣字為句羣居謂朋友同羣而聚處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

按舊讀填池為奠徹文義未安胡氏以池為柩車上之池近之謂填為懸銅魚以實之文義亦未協魚躍拂池在池下非實於池中且負夏主人當是士士飾棺亦無銅魚又考儀禮飾棺在祖前即有魚豈待祖而後設乎愚疑填池即既夕禮所謂祖還車也柩車上有池象宫室之承霤禮云商祝飾柩一填池當讀如鎮或讀如奠填之為言鎮也故填星亦謂之鎮星鎮即有奠定之義前此柩遷於祖廟用輁軸正柩於

堂上兩楹間既朝祖卻下以蜃車載於階間北首飾棺訖日昃時乃還轉柩車向外南首為行始謂之祖曾子弔當其時柩車已還而鎮定所謂填池者也主人榮其弔復推柩而反使復北首若未祖者然先時婦人在堂降婦人即位於階間而后行弔禮如此釋之似可通古者賓弔婦人亦在位不避也舊說謂降婦人而后行禮為行遣奠之禮此記曾子來弔不必及弔後之事亦不必詳及降婦人近時新說謂填池

為填殯坎殯坎名肂在殯宮固當填然與祖無涉祖在廟庭雖君來弔亦廟受主人必不因曾子而反柩於殯宮也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按曾子示人之言是疑辭非私譏其失也但夫夫也語氣輕脫蓋記者失之耳

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按和之之和釋文有兩音一音禾又戓胡卧反今按當音禾吳氏謂調弦是也然以不成聲謂不終曲恐未確不成聲只是不成曲調耳樂由人心哉情未忘者調弦而不能調依曲調彈之而聲變不成曲調理固有之　孔疏引家語及詩傳子夏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騫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謂當以彼為正此說是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吳氏云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顔

淵宰我言游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類者艾而尊則上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孔叔南季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故祭之祝辭稱其皇祖皇考皆曰伯某甫士冠禮辭曰伯某甫者此要其終而言非謂冠後即如此稱之也

按吳氏說詳而確哀公誄孔子稱尼甫則甫為尊稱冠時不以此稱之也要其終言之耳然云曰伯甫伯叔季唯其所當則冠時伯仲叔季之字亦當與其字連稱之其稱顏淵宰我言游者便文從省也又子為男女之美稱周人常以子配字

學者行之

按夫子答林放之問及從先進之言皆有反質之意練而祔則善殷即為學於孔子者行之亦無妨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按晏子云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死亡誠有別矣然云謀人之邦邑亦泛論為臣者耳若宗臣與國同休戚如甯武子者正當身任其危豈可亡或非宗臣自度其材智可以拯危如燭之武者亦

未可亡也

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劉氏云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吳氏云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為豫定其所若徇其意實譏非之所謂巽與之言也

按請前之說劉氏得之吳氏說未必然近時新說謂伯玉欲先得此地若欲與之爭斯丘者以示已有貪心則人思爭奪之其言過巧恐非伯玉君子氣象也

子游曰知禮鄭注嗤之

按先儒說皆謂武叔失禮子游反言譏之有士喪禮

可證也近時新設謂子游貞許武叔知禮誤矣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鄭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張子云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思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為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為服吳氏云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者相為服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

按鄭注誤張子正之朱子與吳氏皆從之而陳氏集說載朱子說於後其自說仍用鄭註之說攷之亦不

詳矣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按嫂叔無服唐太宗始采魏徵等議兄弟之妻及夫之兄弟皆制服小功後儒議論紛然或是古或是今或兩是之或酌古今之間而云當服心喪其說詳具文端公儀禮節略難以一言斷也程子云嫂叔所以無服只為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可無服者後聖有作須是制服朱子云看推而遠之便

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養恩義
心自住不得如何無服衆言淆亂折衷於程朱可也
又按儀禮喪服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此謂外親兄弟也故賈疏以為當是夫之從母之類
近世言禮者引此條謂此古者嫂叔有服之明證所
謂沒其文於經補其說於記然則夫之兄弟降一等
服大功乎誤矣文端公謂此後人杜撰勉齋經傳刪
之者是亦未然黄氏喪禮以其無經可附也遂偶遺

之非故刪之也愚編禮經綱目以此條附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之下從賈疏也因論嫂叔無服附及之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陳氏云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吳氏云敬叔懲艾前事常以寶貨隨身雖每日朝君亦載寶貨倘被放逐則有寶貨不至貧乏也

按陳氏說是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

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按異姓之服生於恩義之不可已如繼父同居者恩深服齊衰期繼父有子始同居後異居者恩次之服齊衰三月若素未嘗同居則繼父亦如路人無服矣繼父且無服而況同母異父之昆弟乎此記公叔木與狄儀之事狄儀則不可知若公叔木之同母異父昆弟則有可疑者公叔木為公叔文子之子文子為

衛正卿文子卒其内子當不嫁於他人若曰木之母自他姓而來嫁也則文子豈娶再嫁之婦以為内子意木母賤或由他姓再嫁也是以有同母異父之昆弟其昆弟或從母而來鞠養於文子之家則恩出公叔氏公叔氏之子乃為之大功疑已重矣如不從母鞠養則直為路人又何服之有乎先王制禮但制二種繼父之服而異父之昆弟不著服者謂其恩義之淺深難定也如其從母適人鞠養於繼父而與繼父

之子亦如手足然則人情宜有所不能已安得不為之服由繼父齊衰三月而差降之張子小功之說善矣游氏一斷以古禮謂不當有服其論雖正然未及乎恩義之不可已而斟酌乎亡於禮者之禮亦未為盡善也　又按先王制服固有一定之隆殺然後世人情日趨於薄則服制率矯而從於厚是亦所謂禮以義起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

按嫁母異於出母喪服記但言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不言為父後者為嫁母無服而禮經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嫁母亦當不為父後猶為之齊衰杖期況於所生之母父卒而嫁豈可以為父後而忘其所由生乎此譙周袁準之說所本也吳氏譏其臆說過矣　又按子思之母嫁於衛此事似未可臆斷也伯魚卒孔子又卒子思尚幼其母不能安室而適人宜亦有之母欲嫁雖有賢子能禦之乎觀凱風可知矣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内易我死則亦然孔疏云此孝子所為之事非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也朱文端公云慎終者人子之大節以教其子宜也孔氏以豫屬託為非未當

按文端公説是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鄭注曾子言喪禮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録之

按古謂周以前周尚文柩將行有讀賵之禮所以存録之其時史坐而釋算亦為榮其多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按問當作聞猶速貧章問喪於夫子之問也此章之言記者蓋亦疑之是以特變文曰子夏聞諸夫子明其為傳聞之辭也若是子夏問辭當曰子夏問於孔子衎爾之下亦當有乎字若有問無答亦當記夫子不答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朱文端公

云此即論語朋友死於我殯之意

按賓客方至而遽言及死似非人情疑此即論語於我殯之言為朋友死無所歸者發記者傳聞遂異辭耳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按國高高其即楊朱所生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耕於野者乎見列子擇不食之地以葬而不欲

其封樹蓋恬淡寡欲而達於生死者也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鄭注與及也孔疏云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

按王肅說是

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長樂陳氏云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旐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以救時也不儉則行門人之志以尊師也

按陳氏說亦善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孔疏云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寢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馬氏云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也）

按路寢為王治事之處燕寢為王燕息之處君於廟與大門四郊皆復豈獨遺路寢燕寢乎周禮隸僕掌廟之五寢大喪復於小寢大寢亦謂路寢燕寢也馬氏說得之經文亦是由近而及遠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朱文端公云經意謂父母之喪哭無時蓋

念念不忘哀慕而他無足以分其心者惟君命不可違故輟哀而往然事復而反則必祭而哭告告之後無時之哭如故也

按哭無時者常念親也使必知其反者如親存反必面也兩句不必連合又孔疏謂哭無時有三初喪哭不絶聲殯後廬中思憶則哭小祥後哀至而哭此所云謂小祥之後而陳氏集說兼殯後小祥言之陳說為長近世新說謂下句解上句非是黄氏喪禮此條編入喪禮義亦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朱文端公云三年之喪不弔正謂不弔鄉鄰非兄弟之喪亦不往也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經云雖緦必往正謂服其緦而往也又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曰我弔也與哉蓋與哭死而非弔生也此云雖鄰不往以殯而未葬耳若卒哭而後弔生可以哭死烏容已乎方氏之說未當

按文端公之說甚善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按此經鄭孔為一說皇氏為一說皇氏說優吳氏從

之然亦小異皇氏以所識其兄弟爲句而吴氏以所識爲句其兄弟不同居者爲句吴氏説尤長孔氏謂連上有殯者甚誤上文云非兄弟雖鄰不往鄰獨非所識乎已有殯乃舍殯而弔所識之喪於不同居之親可乎况喪亦無二主乎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注誄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

按誄者哀死之辭與謚不同尼父者因其字而尊稱

之耳注疏以為謠誤甚左氏傳所載誄辭傷煩且有稱余一人之失記者刪潤之如此

孔子惡野哭者 鄭注為其變衆孔疏云哭非其地曰野張子云為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孔子惡野哭者謂此所知自當哭於野若奔喪安得不哭於道陳氏云所知吾哭諸野矣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哭使人疑駭故惡之也方氏說哭者呼滅子皋曰野哉孔子惡者以此恐未然

按陳氏說善矣張子謂惡凶事亦或有之

禮記訓義擇言卷二